

荆州第一例危重症新冠患者的生死十六天

mp.weixin.qq.com/s/H1y1FixKD4InuvdFSdT95Q

剥洋葱|人物|

有态度有温度的人物报道

他还把手机放在枕边，循环播放歌手阿杜的《坚持到底》，像是一种隐喻和鼓励。仰睡会呼吸吃力，还可能因加剧咳嗽窒息昏迷，干脆全程侧卧，靠毅力去控制呼吸的节奏。



1月31日，李振东出院前与医护人员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文 | 新京报记者 沈彤 杜雯雯

编辑 | 陈晓舒 校对 | 吴兴发

► 本文约3210字，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

在湖北省荆州市胸科医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隔离病房里，37岁的李振东与一些“无声的战友”为伴。消毒机、心电监护仪、呼吸机全天候运作，支撑着他半个月以来的日与夜。

他是这座559万人口的城市里第一例确诊的危重型患者。情况最糟糕的时候，一度陷入昏迷状态，濒临死亡。那一刻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活下去。

强烈的求生欲最终助他挺过难关。2月14日的情人节，是他结束自我隔离的第一天，他终于可以走出房间，拥抱家人。

“欺软怕硬”的病毒



这是李振东37年人生中居家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他被隔离在家里的房间中。每天早上，会在六点钟起床，做一些舒展运动，身体尚未恢复，他只能将四肢轻微的摇摆。

到了饭点，家人便把饭菜放在客厅，敲门提醒李振东来吃。午睡后醒来的时间里，他便窝在房间看看电视、听听新闻广播，有时候也会看书，学习一下跟业务相关的知识。晚上九点，便准时入睡。

作为一个初愈者，李振东清晰记得自己是如何从新型冠状病毒手中捡回这条命。

李振东在家里做舒展运动。受访者供图

1月16日，住进医院的第二天，李振东的体温不断攀升，这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与病毒交战的信号。最开始体温徘徊在38.5℃左右，到了凌晨三点，陡升到40℃。

李振东的新冠肺炎诱发先天性哮喘、合并真菌感染等基础性疾病，身体疼痛伴随意识减弱，甚至出现了呼吸衰竭的症状。“难道就这样结束生命了吗？”那时他想。

医生护士紧急赶来处理。抗病毒药物、消炎药、激素、免疫球蛋白，能用上的全用上了。他的主治医生，荆州市胸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继华也一度束手无策：“没有特效药，能否挺过来主要靠病人的意志力。”



院方下达了病危通知，李振东命悬一线。

高烧不退的日子里，他从早到晚都只能躺在病床上，打针、输液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解决。每个深夜，都是他病发的高峰期，“烧得最难受的时候，眼泪会不自觉地流。”

病人能做的不多，保证休息和营养摄入，是提高免疫力、对抗病毒的唯一办法。护士按照李振东的喜好打来饭菜，有时候是青椒肉丝，有时候是蒸鱼，还有番茄蛋汤、冬瓜汤。没有食欲也要硬吃，护士帮他吧米饭用汤泡软，一口一口咽下去。

他还把手机放在枕边，循环播放歌手阿杜的《坚持到底》，像是一种隐喻和鼓励。仰睡会呼吸吃力，还可能因加剧咳嗽窒息昏迷，干脆全程侧卧，靠毅力去控制呼吸的节奏。

在长达8天的抗争后，李振东终于退烧，完成自救。

截至2月14日，湖北省荆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1447例，治愈158例，死亡23例。李振东是荆州第一例治愈出院的危重症患者。“人只要还能呼吸，就有一线希望活下去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”他说，这是个“欺软怕硬”的病毒。

定时炸弹



事实上，李振东从病发到确诊花费了6天。

拿到最终结果前的那些日子，他曾侥幸以为自己只是患上普通感冒，并未终止自己的日常行程。他形容自己就像一颗未爆的“定时炸弹”，至今想起来都后怕。

第一次发现身体不太对劲，是在1月10日。他从荆州去武汉出差，晚上和几个同学在汉口小聚，和大家分开时已经9点，同学就邀请他留宿在自己家。当晚，他开始发烧乏力，因为担心“感冒”传染给同学已经怀孕的妻子，他自觉地戴上了口罩。

早在2019年12月的时候，李振东就从武汉朋友口中听说“疑似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”的消息。

虽然他一直频繁出入武汉，但抵达之处都与华南海鲜市场相距甚远。恰好那段时间又是流感高峰期，李振东并未将自己的病症和新冠肺炎联系在一起。

三天之后，李振东再次驱车前往武汉，受邀参加湖北商会有一个会议，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：当时已经是1月中旬，但那天参会的八十余人中，只有他一个人佩戴了口罩。

“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，如果当时不是我的先见之明，很有可能变成‘超级传播者’。”自发烧以来，和李振东有交集的人不计其数。

幸运的是，这层薄薄的口罩也许成为了隔绝病毒的一道屏障，意外地保护了他的身边人。到目前为止，和他有过亲密接触的家人、同学、同事无一人感染。

“这辈子都不想再有的体验”



病情逆转发生在1月14日。

李振东在社区医院输液不适感增强。先是出现咳嗽、胸闷，晚间耳边开始弥漫哮鸣音，呼吸增速也不正常。妻子连夜带他前往医院，先去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拍胸部CT，被告知可能是肺结核，后又让他转去荆州市胸科医院。

荆州市胸科医院是当地著名的结核病防治所，也是荆州市区唯一的传染病定点收治单位。在李振东前来就诊的一周之前，院方刚刚收治了一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搬运工，也是荆州市第一例确诊的新冠患者。

据当天值班医生回忆，李振东的CT显示双肺全白，呈毛玻璃样影，和医院收治的第一例患者情况高度相似。没有核酸检测，光凭CT难以判断，医生又在流行病学范畴，仔细询问了李振东一周内的行程、接触到的人和病发经过，并详细记录。

所有医护人员都警觉起来，连原本没做防护的护士也立即戴上口罩。即便如此，李振东也没往新冠肺炎上想，觉得自己应该患的只是肺结核。14日晚，医生安排他住进普通病房，妻子回家拿来一周的换洗衣物，陪着他住下来。

为了准确筛查，血常规、CT、彩超、咳痰检测的检测频率每天同步。李振东一天得抽5管血，针管留下的淤青从手背一直蔓延向上，直至出院两周后也没能褪去。

为了保存体力让身体去造血，每次抽完血他就逼自己喝掉半瓶牛奶，“有时候边咳边喝，强忍着把牛奶喝下去。”

更难以忍受的是咳痰检测。想要把痰咳出来难度太大，有时候咳得撕心裂肺也只见血不见痰，每用力一下，五脏六腑都被牵引着往外拉，这是李振东“这辈子都不想再有的体验”。

院里组织省市专家进行了两天的会诊，针对李振东的病情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。后续的检查报告中显示，患者肺部五叶病变，呼吸频率增快每分钟大于30次，血氧饱和度不到40%，病灶进展快，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特征。

1月16日下午，李振东被确诊为荆州市第一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。

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李振东从手机新闻上看到湖北省病患数字激增，医院原本的隔离病房床位也变得紧张。新冠肺炎病人越来越多，最开始是集中在住院部一楼的一小块区域，后来从二楼到五楼的病房都被腾出来，直到整幢楼都变成收治隔离区。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从刚开始的普通口罩替换成后来的N95、防护服、护目镜，全副武装。

重生



在医院的16天的治疗期，李振东经历了病发、濒死、恢复和重生四个阶段。

1月23日下午，李振东退烧，身体也逐渐转好。他能缓缓下床活动，挪动数十步往返厕所。病情得到基本控制后，他的食欲也逐渐被唤醒，进食恢复正常，一天能喝1500毫升水，双手可以举起手机。他和朋友相约，康复后要去吃一顿海鲜大餐。

1月27日，荆州市首例确诊的新冠患者康复出院。有了参照样本，李振东心里也有了底气。他想着，“如果这次我能重获新生，我一定要用自己的二次生命去帮助更多感染者，鼓励他们坚持到底，让他们都能够在涅槃中重生。”

四天之后，李振东两次核酸检测转阴，病愈出院。医生嘱咐他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，避免二次感染，再观察三个月才算完全康复。



1月31日，被治愈后，李振东走出荆州市胸科医院住院部大楼。受访者供图

隔离期并非一帆风顺，他一度以为病毒卷土重来。

回家后先是发烧，烧到38.2℃，又过了两天，他身上开始泛出大片的红疹，从胸部一直蔓延到全身，瘙痒难忍，抓一下就会往外晕一圈。

“不会是复发了吧，”光想就让李振东胆战心惊。主治医师告诉他，出现的症状是因为处于适应期，突然停药后身体的反抗，等到隔离期满，症状大多会自动消除。

与死亡交手了一次，李振东不敢掉以轻心，他在家制定作息表严格执行：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9点睡觉，一天至少保证12个小时的睡眠，他每天坚持来回走动，靠简单的舒展运动让身体复苏。

这位过去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的男人开始反思，自己陪伴家庭的时光太少。李振东从事旅游行业，隔两天便要出一次差，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，从业16年，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。

过去，他一直觉得生死由命，对身体的损耗并不在意，奋斗后给家人更好的物质生活才更重要。上一次带女儿出去是什么时候，他已经记不清了。大病初愈后，他说这捡回来的第二次生命，想从陪伴开始。

他给医院捐献了物资，并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希望这座城市能跟自己一样，慢慢好起来。

联系作者



沈
彤
E-



mail : 876615882@qq.com



杜雯雯

E-mail : 13671182322@163.com

洋葱话题



对痊愈的患者，你有什么祝福？

后台回复关键词“洋葱君”，加入读者群

既然在看，就点一下吧 👉👈